

人来人往的机场，如今光鲜的歌手，和当年街边饥肠辘辘的少女，两个画面在脑海交叠，那短短一分钟，眼泪几乎要落下来。

丁当的童年，算不上幸福范本。13岁父母离婚。二人各自奔赴不同人生，小小的她夹在中间，内心有一块角落悄然枯萎。那个年纪，她说不清何为被爱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感受得到家庭挥之不去的缺失感，早已习惯将心事咽回心底。

17岁，在朋友引荐之下，她做出家人难以接受的决定，拎起行李箱离家出走，从嘉兴去杭州酒吧做驻唱歌手。母亲极力反对，她却心意已决。尚未成年的女孩独自在异乡摸爬滚打，有时依靠年长朋友接济糊口，常常连一顿饱饭都没有着落。她唱得比任何人都卖力，因为自己没有退路。

最初在浙江各地酒吧辗转谋生，常常唱一天就被辞退，换到下一座城市，也只能短暂演唱数日便再度离开。那时候还没有高铁，城市之间往返需要坐四五个小时绿皮火车。很多次抵达陌生城市时天色漆黑，无人接应，她只能坐三轮车拖着沉重行李走到酒吧门口，静静等到天亮。

在宁波演出期间，演出商卷款跑路，包括丁当在内的全体演员，半个月劳动报酬全部落空。身无分文的她，万幸得到两位嘉兴老乡收留。放到今天，这笔酬劳并不算多，但于当时的她而言，“真的是天塌下来了”。



舞台上的丁当光芒四射。

那个夜晚，她睡在老乡家客厅，整夜辗转难眠，反复思索第二天该何去何从，但她没有哭。漂泊早已教会她，哭泣毫无用处，哭也回不去原来的家。

自卑与不安全感，就在这段颠沛日子里生根。她渐渐不愿麻烦任何人，遇到再大难处，也绝不主动求救，害怕被拒绝，更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。之后她落脚杭州，在酒